

墙外的玫瑰

◎蓝月

墙外面,玫瑰开得正艳。盛开的花朵层层叠叠,竟有了牡丹的雍容之气,但毕竟是玫瑰,比牡丹含蓄,也比牡丹芬芳。一只金色的小蜜蜂循香而来,在花蕊中撞来撞去,更增添了一种怡然的雅趣。

女人蹲着,左手靠着膝盖,右手小心地避开玫瑰的尖刺,将杂草一棵一棵拔除。她穿了一件藕粉色的T恤,浅蓝牛仔裤,乌黑的长发挽了一个丸子头,清爽利索,像一朵明媚的花儿。

女人单身,有一份安稳的工作,工资不算高,但也衣食无忧。她看上这套房子是因为房子是东边户,墙边有一小块空地,女人喜欢花,搬过来的三个月时间里,她在屋里屋外都养上了花。

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看花,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还是看花。

看看花、看看叶、看看土,松土、除草、浇水、施肥,女人的心情很愉悦。

“早上好啊。”听到有人打招呼,女人抬起头,看到一个身材壮实,浓眉大眼,30来岁的男人。这男人女人见过,就住在她家斜对面,但之前没有说过话。

“你种的玫瑰真漂亮!”男人的嗓音很好听。“是的,很漂亮的。”女人莞尔一笑,声音轻柔温和。

“你为啥不种点葡萄之类的果树呢?你这边向阳,阳光充足,一定能种好。”

“果树?”女人还真没有想到过种果树,在女人的潜意识里,果树有烦琐和沉重感,女人不喜欢烦琐,也不喜欢沉重感。

“是啊,葡萄一年能结两次果,好看又好吃。花儿再漂亮,一两天就谢了。”“谢了明年还会开呀,种葡萄太麻烦了,还得搭架子。”

“搭架子不怕,我可以帮你的。”“哦,谢谢啦,我还是喜欢种花。”

“好吧,女人都喜欢花,怪不得说女人如花。看你挺注重锻炼的,天天早上去跑步,要不要出去爬爬山啥的?”

女人早上上班之前会慢跑一千米,不跑多,女人身材苗条,不需要减肥,跑步的目的就是锻炼,保持健康活力。

“要的,有时候休息天会去。”“明天周日你应该休息的,我陪你爬山怎么样?早一点去,现在五

芬芳
一叶

点钟已经天亮了。”男人的眼睛亮亮的,仿佛看到了猎物的猎豹。

“你的好意心领了,我从来都是一个人爬山的,我喜欢安静。”女人敛了笑容,低下头,继续拔草。“一个人?那没劲,而且山上可能会出现蛇啊什么的,你不怕吗?我可以保护你。”男人的目光移到女人拔草的手上,女人的手白白嫩嫩,让男人想到了阳山水蜜桃,男人不由自主地咽了一下口水。

“怕啊,我最怕蛇了,以前我还怕人,不喜欢和别人说话,就怕遇上坏人。”女人的手指轻盈温柔,那些草就这样轻轻地到了女人手中。

“啊,那你不是自我封闭了吗,再说了,哪有那么多坏人,”“是的,那时候确实有点自我封闭,但现在不怕了,就像你说的,哪有那么多坏人。退一万步来说,就算真是坏人,他也有善良的一面,只是走岔了路,迷了心智,拉一把,没准就回来了。我的警察朋友对我说的。”

女人说着话把手里的草放进篮子里,站起了身。

“你朋友当警察的呀?”男人也站起了身,神情有一点不自然。

“是的。我觉得我朋友说得对,毕竟当坏人只能生活在阴暗面,当好人,光明正大地生活在阳光下多好。”

女人其实是知道男人底细的,她的闺蜜是片警。有一次在她家喝茶,刚好从窗户里看见男人走过,就提醒了她。

男人的眼睛看了看四周,说,“你忙,我去溜达溜达。”男人逃也似的离开了。

几天后,女人发现她的花有人给偷偷浇了水,还发现一个花盆下面压了一张纸条。

女人展开一看,纸条上写着:我也买了一盆玫瑰,可以和你的放一起吗?我换工作了,现在和你一样,上正常班。

女人看向男人住的那间屋子,屋前放了一盆玫瑰,也正绽放着,但显得有点孤单。

女人进屋拿出了一辆专门搬运花盆的小拉车,把那盆玫瑰搬到和自己的玫瑰一起。

阳光水一般倾泻下来,亮亮闪闪的,玫瑰花的叶片更绿了,花儿更艳了,空气中溢满了玫瑰的芬芳。



留下倩影

丁传彬

慈母

◎杜翔翔

我的母亲瞿竹君于2010年农历四月十五日永远离开了我们,至今已13年。她关爱子女的点滴往事,我永不忘怀。

我是六六届初中生,1968年7月被学校推荐上了市印染厂五七学校,即现在的市一中高中部。1970年7月高中学业结束,听说可能会被分到附近工厂,不用下乡,暗自高兴。

早在一年多前,父母被下放到南通县二爻公社劳动,妹妹同年也报名到南通农场插队,弟弟因故过继给叔叔。如果我能分配到工厂当工人,一来有了工作,可减轻父母经济负担;二来可以实现父母亲让儿子在城里工作、留个城市户口的愿望了。

那天上午学校礼堂人声鼎沸,我迈着轻快的脚步走进了礼堂。当学校负责人宣读分配工厂企业同学的名单时,我始终没有听到我的名字。我头皮一麻,再往下是宣布待业人员名单,当听到我的名字时,犹如一声闷棍,打在头顶两眼冒金星。

后来打听到全班46名同学中,41名分配到各个工厂,只有5名待业,而我就偏偏摊上了。给的理由是:因父母下放,代表全家下放,子女不能留在城里。我借了辆旧自行车,早早就从城里出发,赶到二爻公社十大队部附近的父母家,下车的那一刻,两脚发软,累得站立不稳。

到家后,母亲过了好一

会才从公社回来,见到我十分高兴,忙东忙西给我弄点吃吃,不时问东问西,上下打量。我也趁母亲忙的时候,打量着多时不见的母亲。只见母亲还是那么精神干练,多日不见,母亲有点晒黑了。母亲下乡不久,就被调到公社上班,离家有近一小时路程,她不会骑车,上下班全靠两条腿,很是辛苦。

母亲见我低头许久不说

话,摸摸我的额头,问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还是累了?在母亲的再三追问下,我只好把毕业待分配的坏消息告诉了她。母亲听后,沉默不语,过了许久才说:哎,你是受到我们下放的牵连,伢儿啊,你不要难过,待业就待业吧,相信组织上会安排的,不过,你要振作起来,不要想不开,积极参加社区活动,以后会好的。你先在家稍住几天,再回城等等消息再说吧。

我抬起头,看见母亲在用手背轻轻抹眼泪。听了母亲的话,我点点头,心里堵得慌,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过了两天,我要回城了,因为借的自行车要还人家。吃过早饭,母亲说:这里到县城没有公交,你把我带到金沙镇,我再坐汽车到城里有点事。知道母亲要和我一起上城,非常高兴。母亲告诉我,这次上城,是为了我分配的事,准备上城找找熟人,帮帮忙打听点情况。

有一段路,高低不平,旁边又是一条灌溉渠,车子颠

簸,前面突然冒出了个大深坑,连人带车一齐跌入土坑。母亲没有防备,滚到了灌溉渠里。我顾不得手脚疼痛,赶紧爬起来,滑下灌溉渠底,扑到母亲身边。母亲趴倒在渠下,我轻轻抬起母亲右手,母亲左手撑地,微微抬起头眯着双眼,头一句话就问:“你个有事?”我赶忙说:“没事没事。”

还好,多天没有下雨,是干渠,母亲没有受伤。母亲说:“这段路确实不好骑,你还要带我一个大人,不容易,我们跑一段再骑吧。”

我连忙说:“好的好的,只要你没受伤就好,我们一齐走吧。”一路上,母亲不断告诫我,年轻伢儿,受点挫折不是坏事,你没事多看看书,多练练字,对以后工作有好处。就这样,母亲和我走了好长一段路,直到看见沙石路面了,母亲才又重新坐上自行车前行,直到金沙镇汽车站。

母亲从城里返乡后,过了整整一个月,我才从母亲的来信中得知:老同事告诉母亲,这次高中生毕业分配,市里定下几条政策杠子,你儿子不分配工作也是在杠子之中。虽然没有实现我的愿望,但是还是非常感谢母亲为我的付出。

在母亲的引导下,我面对现实,调整心态,积极参加城西公社(现和平桥街道)和居委会组织的各项社会活动。后来,在母亲的鼓励下,于1971年12月21日,响应号召,奔赴金湖农场(原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四师二十三团)劳动。

童年的梦

◎薛全领

童年有个梦是金色的
我把它当成书签
小心翼翼藏在课本
父母当成种子埋在心田

童年有个梦是甜蜜的

紫荆诗会

父母看成美酒
靠它消融疲惫
我把它当成隐形的翅膀
靠它注入动力

童年的梦是故乡的小松

春风吹拂,雨露滋润
终于成长为巨松
不惧风雪,傲然挺拔

童年的梦是故乡的小河
小河弯弯长又长
柳丝袅娜,绿波荡漾
一头滋润乡亲的心田
一头迈向浩荡的长江